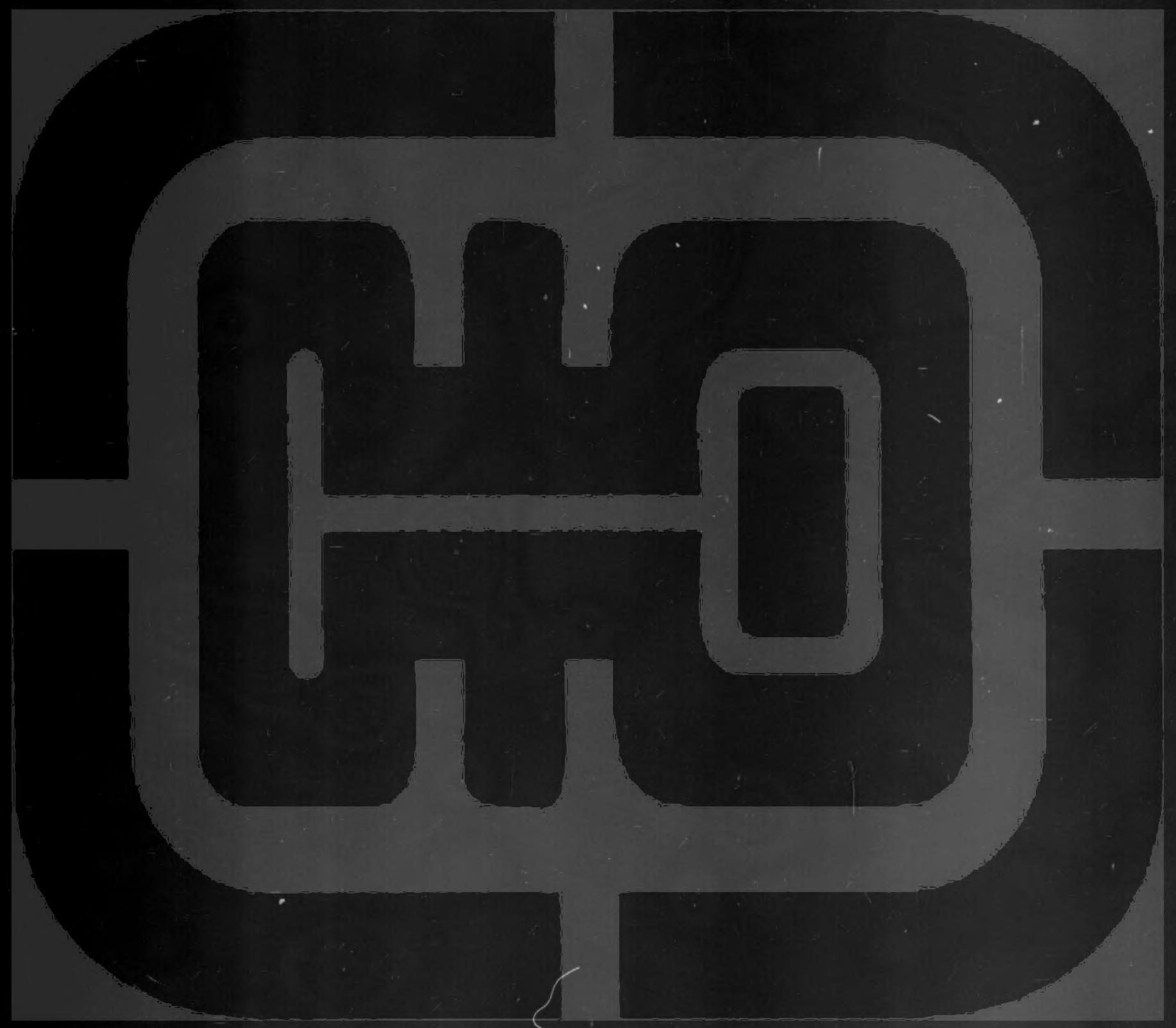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四

變風

釋文曰從邶訖豳十三國竝變風

邶鄘衛說附

鄭氏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子武庚爲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殺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釋文曰衛在汲郡朝歌縣○董氏曰竹書紀年曰武王封武庚於朝歌分其地爲邶鄘衛使管叔霍叔蔡叔監之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孔氏曰

漢地理志云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鄭氏不然者以國大非制○董氏曰康叔受衛其在殷邦百里之地而邶鄘則同姓受封國也後世子孫稍幷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朱氏曰邶鄘之詩皆主衛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音傾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鄭氏曰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張氏曰不遇非不逢也不受其志也○孔氏曰頃公貞伯子當夷王時

汎芳劍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

毛氏曰興也汎汎流貌柏木宜爲舟耿耿猶儆儆也朱氏曰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如舟之汎汎無所倚薄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毛氏曰茹度也長樂王氏曰責我心之如鑒必能度形猶責周公必知管蔡之叛而不使之責孟子必識齊王之不可爲湯武而不應其聘○朱氏曰鑒能度物而我不能但以兄弟宜可據依而不知其不可也故或往愬焉而反逢其怒耳范氏曰此公侯之臣也故僚類皆其兄弟○

釋文曰鑒作監曰本又作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春勉反也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毛氏曰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棣棣富而閒習也○歐陽氏曰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呂氏曰以威儀爲可簡則無禮故不敢改其度也

不可選也言威儀閒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避禍也翟方進謂馮參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不改其常操

憂心悄悄七小反慍于羣小覯古豆反閔既多受侮音武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避亦反有標符小反

毛氏曰悄悄憂貌慍怒也閔病也靜安也辟拊心也標拊心貌孔氏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標然○歐陽氏曰慍于羣小羣小慍仁人也○

王氏曰國亂而君昏則小人衆而君子獨君子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憂者憂其國而已憂其國則與小人異趣其爲小人所慍固其理也故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得志則爲讒誣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其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反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戶管反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孔氏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云何居注云居語

助也○歐陽氏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日朘月削也○范氏曰如匪澣衣者中垢而不濯也毛氏曰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不能奮飛者鬱陶無所發也○鄭氏曰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賤念反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音里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氏曰綠間色黃正色孔氏曰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

孔氏曰間色之綠不當為衣猶妾不宜嬖寵正色之黃反為裏猶夫人反見疏而微也○廣[illegible]

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於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特為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孔氏曰間色為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為裳而處下○曾氏曰亡失也不須訓為忘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卑尔反無訧音尤兮

毛氏曰訧過也○程氏曰綠衣衛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而已矣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范氏曰致其敍則在我也故思古之人能使尊卑有分而無過也

絺兮綌兮淒七西反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氏曰淒寒風也○范氏曰思古人而獲我心自知其不及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鄭氏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永嘉鄭氏曰戴嬀雖妾實生桓公桓公立爲君矣敍詩者猶曰送歸妾彼爲母以子貴之說者失聖人正名分辯嫡庶之說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釋鳥燕燕鳦郭璞曰齊人呼鳦曰燕卽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李氏曰差池不齊貌○毛氏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孔氏曰至野與之訣別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而一下故莊姜感所見以興焉○廣漢張氏曰燕燕以興己與戴嬀嫡妾相與之善歟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忝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其有合於詩人之情歟

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頏戶郎反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毛氏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佇立久立也

○鄭氏曰將亦送也
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毛氏曰飛而上曰下音陳在衛
南實是也○釋文曰南如字沈重云協句宜乃
林反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仲氏任而鴆反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
先君之思以勗凶肉反寡人
毛氏曰仲戴嬀字也○鄭氏曰任者以恩相親
信也○宋氏曰只助語○李氏曰塞實也○
毛氏曰淵深也○宋氏曰溫和也○毛氏曰惠
順也○宋氏曰終溫且惠始終如一也○鄭氏
曰淑善也○毛氏曰勗勉也○鄭氏曰寡人莊
姜自謂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未完之死戴嬀

大夫皆大夫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
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大人可謂終溫且惠矣朱
氏曰上四句莊姜美戴嬀下二句凶使之以先
君之故而有以勵己蓋稱其美以求救戒之辭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乃旦反傷已不
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張氏曰困窮者遏
窮計盡無以自伸也

○鄭氏曰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獨反已以
自責而已至日月之化則在州吁弒嫡之後於
是始推原其致禍之本以為由已不見答於先
君之所致亦猶孟子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
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

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毛氏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胡何也○鄭氏曰斯人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宋氏曰逝發語之辭寤也長樂王氏曰不以古之道處我故至此困言莊公不以古之道處我故至此困

鄭氏曰寧猶曾也

觀碩人之詩則莊姜初來卽不見答非始有恩意而後忘之也古不當訓故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毛氏曰冒覆也○張氏曰以禮事莊公不以恩答已寧不我報是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毛氏曰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鄭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毛氏曰人之患疾痛極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鄭氏曰畜養卒終也○宋氏曰不述猶曰不可稱述也

左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夫人見薄則家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傾搖也莊姜既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爲已私也俾也可忘謂若忽莊公恩義之薄嫡庶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地末章不欲咎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

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欲
稱述之矣亦不欲咎莊公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
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許約反浪笑敖五報反中
心暴悼

毛氏曰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謔浪
笑敖言戲謔不敬朱氏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

鄭氏曰喻州吁之爲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
其間又有甚惡悼者傷其如是

終風且霾亡皆反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氏曰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

朱氏曰終風且霾以比州吁之暴益甚也○

蘇氏曰州吁往來皆不可常○鄭氏曰我思其
如是心悠悠然○楊氏曰見侮慢而不能止則
悼之而已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極母道
矣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學者如此則可觀
可羣可怨矣

終風且曀於計反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都麗反

毛氏曰陰而雨曰曀○王氏曰曀則不見日矣
又曰不日有曀者言不旋日而又曀也○鄭氏
曰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
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
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蘇氏曰古有
又通○釋文嚏作疌曰本又作疐

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曀焉厭苦

之辭也

曀曀其陰虺虺虛鬼反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氏曰】如常陰曀曀然暴若震靁之聲朱氏曰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董氏曰】韓詩作壎壎其陰章句曰天陰塵也

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願言則嚏汝念我則我嚏矣母子之間感通本無間也願言則懷汝念我則我懷矣母子之間恩意本易復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鄭氏曰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朱氏曰伐鄭以結陳宋之成也

【朱氏曰】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爾

擊鼓其鏜吐當反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毛氏曰】鏜然擊鼓聲漕衛邑也○【曾氏曰】鏜然擊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鬬之狀其興師動衆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吁之所勗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爾○【鄭氏曰】土國役土功於國南行從軍南行伐鄭○【李氏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雖欲爲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董氏曰】鏜石經作鼞說文亦作鼞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勅中反

毛氏曰孫子仲公孫文仲也孔氏曰文是謚
平陳於宋
主弊邑以賦
○左傳注
陽縣
鄭氏曰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爲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
則輕其帥可知矣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鄭氏曰爰於也○歐陽氏曰王肅以下三章衛
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士卒將行與其
室家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
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於林下
求之蓋爲必敗之計也曾氏曰非獨爰居爰處
以下三章爲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
此○朱氏曰猶謇叔哭送其子之意也
死生契闊反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氏曰契闊勤苦也○朱氏曰成說成其約誓
之言○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
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俱老朱
氏曰與其家人訣別言其始爲室家之時期以
生死契闊無所不同既成約誓又相與執手而
期以偕老言至此而不相弃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音
申兮
鄭氏曰于嗟嘆嘆也○毛氏曰活生活也洵遠也
○陸氏曰洵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夐
夐亦遠也信即古伸字也
于嗟闊兮承上章死生契闊之文而足成其

義言始欲死生勤苦其乏今乃不得相依以
生也洵富從毛傳言遠矣而不得伸此志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
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
而成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反母氏劬勞
毛氏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孔氏
曰凱樂也風性樂養萬物棘難長養者夭夭盛
貌劬勞病苦也○王氏曰棘心至於夭夭則風
之為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譬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氏曰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鄭氏曰令善
也○朱氏曰棘可以為薪則成就矣猶非美

喻子之壯大而無善也○陳氏大猷曰自言七
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氏曰浚衛邑也○陳氏曰寒泉在浚之下不
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
使母勞苦求嫁也○朱氏曰母欲嫁者本為淫
風流行而七子乃以勞苦為說可謂幾諫矣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
睍胡顯反睆戶板反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
慰母心
毛氏曰睍睆好貌○鄭氏曰黃鳥猶能好其音以
說人而我獨不能說吾母哉曾氏曰凱風盛於
夏時黃鳥鳴於夏木寒泉亦夏所宜耳寒泉能
使人芹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樂之
有子而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色角反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孔氏曰宣公晉桓公子

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泄泄飛之緩也○鄭氏曰懷安也○毛氏曰詒遺也伊維也孔氏曰語助也○朱氏曰阻隔也○曹氏曰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雌懷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蓋自遺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氏曰展誠也○范氏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得歸者也此婦人之閔其夫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縉之云遠曷云能來

毛氏曰瞻視也○朱氏曰悠悠長也○鄭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程氏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總包意其間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

鄭氏曰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爲德行朱氏曰百爾君子泛指從役大夫也

毛氏曰忮害也○朱氏曰求貪也○毛氏曰臧善也○張氏曰不忮不求是大夫妻言其夫也

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知孰爲德行也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爲淫亂鄭氏曰夫人謂夷姜○孔氏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爲公所要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

毛氏曰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孔氏曰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八月中堅强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外傳論語叔孫穆子曰豹之葉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佩匏可以渡水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以衣涉水爲厲謂帶以上也釋文曰韓詩云至心曰厲揭褰衣也○朱氏曰匏尚有葉是未有霜而成實之時濟渡之處又有深涉未可以渡也○毛氏曰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宣公夫人不顧禮儀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釋文厲說文曰砅云履石渡水也音力知反又音例

有瀰弥尔反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音犯雉鳴求其牡

毛氏曰瀰深也盈滿也鷕雌雉聲也由輈以上爲軌○歐陽氏曰毛鄭謂疋曰牝牡書牝雞無晨豈爲疋獸乎古語通用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興宣公貪於淫欲

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興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爲匹而無親疎父子之別朱氏曰或曰承上章之興以爲比也蓋以匏有苦葉興濟有深涉以濟盈興雉鳴然後雉求其牡比淫亂之人此亦詩之一體也夫詩之爲體舒緩宏闊有如此者而後世學者求之崎嶇蹙狹之中銖較寸量如治法律失之遠矣○【釋文曰】軓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軓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相亂故具論之

雝雝鳴雁旭許玉反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毛氏曰】雝雝雁聲和也納采用雁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鄭氏曰】昏禮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也二月中可以昏矣孔氏曰毛氏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冬則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爲期盡蕃育之法王肅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其說皆出毛氏若男三十女二十爲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王氏曰】古之於昏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雖庶士亦然而況於人君乎

招招翼遙反舟子人涉卬五郎反否人涉卬否卬

須我友

毛氏曰招招號召之貌孔氏曰王逸曰以手白招以口曰召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印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鄭氏曰以譬男子必待配耦而相從

此詩刺宣公之淫亂欤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婦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鄭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東萋萋繼是以世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

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毛氏曰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鄭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當黽勉和同不宜有怒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室家正如陰陽和而成雨也○毛氏曰葑須也菲芴音勿也下體根莖也○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蘆菔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孔氏曰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謂之芥菲

似葍莖麄葉厚而長有毛郭璞曰菲土瓜也○
釋文曰艸木疏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松菜也
案江南有葑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程氏曰
夫婦之道賚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
違至於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
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齊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
弟
毛氏曰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畿門內也荼苦菜
也爾雅疏曰此味苦可食之菜也月令孟夏苦
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似菊
堪食但苦耳○本艸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佗葅
及羹亦佳○毛氏曰宴安也○程氏曰我行道
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朱氏曰今

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鄭氏曰送我於
於門內無恩之甚○陳氏曰婦人從一而終今
雖見棄猶有望其夫之情○孔氏曰言人誰謂
荼苦比之荼即其甘如薺又言安愛汝之新昏
其恩如兄弟也
韓愈譴謔鬼詩云白石為門畿蓋以畿為門
閫也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
涇以渭音胃濁湜湜音殖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
我屑素節反以母逝我梁母發我笱古口反我躬
不閱音悅遑恤我後
毛氏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孔氏曰地理志云
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笄頭山東南至京兆陵
陽入渭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
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尚書疏云渭水出隴西

晉陽縣至京兆北沿司空縣入河○說文曰湜水清見底○鄭氏曰小渚曰沚○毛氏曰屑潔也逝之也奐梁所以捕奐孔氏曰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闕空以笱承其空欸則梁者爲堰以鄣水空中央承之以笱閱容也○鄭氏曰遑暇也○程氏曰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爲濁湜湜清貌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爲濁而其沚自湜湜以言其惑而不能正也范氏曰胡不視之湜湜其沚謂未嘗變也○朱氏曰宴安於新昏不以舊室爲潔而與之也鄭氏江有汜箋曰以猶與也○歐陽氏曰禁其新昏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言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嘆曰我身不容安得恤後事乎朱氏曰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於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匐蒲北反救之

泳方竝解見漢廣○朱氏曰浮水曰游○鄭氏曰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爲之○說文曰匍手行也匐伏地也○程氏曰就其深矣以下陳其躬所爲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也强勉求爲之耳朱氏曰不計其有與亡而强勉以求之不特如是治其家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陳氏曰非特門內之事如

此凡鄰里之有喪者無不盡力救之○張氏曰
皆婦人曲徇其夫之言
不我能慉許六反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音古
用不售市救反笞育恐育鞠居六反及爾顛覆芳
服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毛氏曰慉養也鞠窮也○鄭氏曰及與也○朱
氏曰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女既不我
養而反以我爲仇讎○程氏曰惟其心既阻絕
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
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
故也○張氏曰笞育恐育鞠而下言笞者相與
爲生理惟恐其窮以及于顛覆今既生既育矣
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鄭氏曰其視我如毒
螫言惡已甚也○董氏曰孫毓王肅詩並作能

不我慉說文亦欸
我有旨蓄許六反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
有洸音光有潰戶對反既詒我肄以世反不念笞
者伊余來塈許器反
毛氏曰旨美御禦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鄭氏
曰洸洸欸潰潰欸無溫潤之色○程氏曰肄習
也○毛氏曰塈息也○鄭氏曰蓄聚美菜者以
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
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曾氏曰窮猶乏無耳
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乏無之時也人
之於物得新可以捐故欸厚者猶有所不忍夫
婦[illegible]階老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
程氏曰詒我以武暴忿怒習而爲常矣○朱氏
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

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怒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釋文曰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弃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孔氏曰春秋出奔之君所在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郚寄衛侯是也婁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董氏曰晉伯宗數赤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侵黎其亦舊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郭璞注云言至微也○鄭氏曰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我若無君何爲處此乎臣又極

諫之辭○中露衛邑也 王氏曰中露猶露中也露中有霑濡之辱而無所庇覆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泥中衛邑也 王氏曰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音毛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所類反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鄭氏曰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孔氏曰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一州一牧二伯佐之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毛氏曰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鄭氏曰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朱氏曰黎之臣子久寓於衛登旄丘之上而見其葛節之疎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君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優柔而不迫矣

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疎黎人見葛之長感歲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爾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氏曰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其何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事故而不得來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毛氏曰大夫狐蒼裘○鄭氏曰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毛氏曰無救患恤同也○朱氏曰至是始微諷切之

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蔿曰狐裘蒙昔黎侯所寓在衛東歸於之久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者故歎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

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由救反如充耳

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侯之臣子流離失職故瑣尾也○鄭氏曰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欲如見塞耳無間知也人之有讐恒多笑而已朱氏曰褎多笑貌○朱氏曰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顏色

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然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敍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陸璣艸木疏云流離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蘇氏曰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爲己患也然告之而不聽褎褎然如或充其耳其後衛人遂有狄難○釋文瑣作璅云依字作瑣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鄭氏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宜矩反公庭萬舞

[illegible]氏曰簡擇也張氏曰簡不恭也若夫爲祿仕者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爲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以是爲不恭也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其中固有所有如君子處己則不然其觀人則卷而懷之者皆可謂之賢矣東方朔似之將且也○毛氏曰以干羽爲萬舞孔氏曰萬者舞之總名商頌曰萬舞有奕或舞用干戚禮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舞文舞用羽籥籥師曰敎國子舞羽吹籥碩大也俁俁容貌大也○[illegible]氏曰方且萬舞而擇人○王氏曰日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至近而易察之地於是焉不能察而用所以刺也○孔氏曰賢者容貌美大俁俁然在公庭親爲萬舞是大失其所也

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或舞之別名也

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或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舞羽吹籥公羊乃以萬舞爲或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或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邪左氏載攷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或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左手執籥餘若反右手秉翟亭力反赫如渥於角反赭音者公言錫爵

【朱氏曰】轡今之韁也○【毛氏曰】組織組也孔氏曰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籥六孔翟翟羽也孔氏曰郭璞曰籥如笛二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翟羽謂雉之羽也○釋文曰以竹爲之匝三尺赫赤貌渥厚漬也公言錫爵祭有畀煇胞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鄭氏曰散受五升○【程氏曰】此章言其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或也執轡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孔氏曰】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文舞也○【鄭氏曰】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程氏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也

山有榛仄巾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毛氏曰】榛木名陸璣疏曰榛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炅味如栗下濕曰隰苓大苦孔氏曰孫

炎云本艸云苓今甘艸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苓似地黃西方王室

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韋昭以爲周亦西周也周既東遷而衰每思其全盛之時文獻之美也佗詩者嘆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唯西州欸後有此等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欸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嗟美其眞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朱氏曰佗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得故佗是詩以自見賢遍反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陽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也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毖悲位反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力轉反彼諸姬聊與之謀

毛氏曰興也泉水始出毖欸流也呂氏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變好貌諸姬同姓之女○朱氏曰言毖欸之泉水則亦流

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卽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釋文曰毖韓詩作秘說文作泌

諸姬非必俱嫁於此國蓋有所思而欲與親者謀乃人情之常亦非必眞得相見也

出宿于泲子禮反飲餞音踐于禰乃禮反女子有行遠于願反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氏曰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王氏曰泲禰蓋父母之國地名欲歸則又思嫁時出宿飲餞相與訣而之夫家○朱氏曰追言其始嫁時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杜預左傳注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釋文曰禰韓詩作[illegible]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反還音旋車言邁遄市專反臻于衛不瑕有害

朱氏曰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孔氏曰車不駕則脫其舝將行設之○釋文曰舝車軸頭金也○

毛氏曰遄疾臻至也○龜氏曰瑕猶過也張氏曰瑕與遐字同言不大有害

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不瑕有害謂歸衛不爲過差有害自恕之辭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水尔雅曰歸異出同曰肥○龜氏曰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嘆思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

思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朱氏曰悠悠思之長也○毛氏曰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敦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柰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也

張氏曰此詩忠臣所自作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其短反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爾雅曰殷殷憂也○李氏曰爾雅云窶貧也揀言之以見其貧之甚也○張氏曰出自北門是游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也毛氏曰北門背明向陰○朱氏曰衛之忠臣不得其志則行出北門而有所感心爲之憂慇慇然蓋出北門背明向陰亦處亂世事暗君之比也詩怨則怨矣然歸之於命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知革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鄭氏曰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孔氏曰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行役戰伐皆王家之事○蘇氏曰政事國之政事○毛氏曰適之埤厚也讁責也○朱氏曰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之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范氏曰關雎之化

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至於衰世則室家日見
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唯季反我我入自外室人
交徧摧徂回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釋文曰敦韓詩云敦迫也○毛氏曰遺加也摧
沮也○釋文曰摧韓詩作讙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
持而去焉
程氏曰敍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乃述當時之
事欲攷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
禍患者也君子全身遠害唯恐去之不速故其
辭迫切其虐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呼報
反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音徐既亟紀力反只
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北風寒涼之風程氏曰四時之風
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
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
殺害萬物故以興雱盛貌惠愛也○程氏曰虛
寬貌徐緩也雍容之狀○毛氏曰亟急也○程
氏曰只且語辭也○蘇氏曰北風而又雨雪其虐
甚矣○朱氏曰言衛之君臣威虐已甚將與其
所好去而避之○鄭氏曰邪讀如徐其威儀虛
徐也○程氏曰言尚可寬容徐緩乎既急也哉
○爾雅作其虛其徐
北風其喈音皆雨雪其霏芳菲反惠而好我攜手
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氏曰喈喈貌霏甚貌 厎樂劉氏曰喈風聲疾也霏雪落急也 歸歸有德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程氏曰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有已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辯哉觀其爲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於人矣 范氏曰見微而作者哲人也見著而作者凡民也衛大爲威虐如此而猶不去則是不辯狐赤而烏黑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蓋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之時也同車不必指譽者特協韻耳

此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赤朱反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切反 晉鄭直知反 蹢直誅反

毛氏曰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灋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 鄭氏曰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孫氏曰後宮西北邃城隅俟我幽閒念彼姝 呂氏曰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後宮城隅者後宮幽閒之地也女有靜德又處於幽閒而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董氏曰隋得江左本作靜女其妖妖好也否經作僾而不見說文曰僾彷彿許慎引詩亦作僾

靜女其孌貽我彤徒冬反管彤管有煒于鬼反說音悅懌音亦女美

毛氏曰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

之瀍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瀍鄭氏曰彤管筆赤管也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生子月娠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瀍煒赤貌○朱氏曰此女之美又可悅懌皆願見之辭也

白牧歸荑徙兮反洵音荀後放此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毛氏曰牧田官也○鄭氏曰洵信也○張氏曰白牧歸荑牧牧地也不耕種之地則多艸木根芽毛氏曰荑茅之始生也如甸人供果蓏之屬因以贈夫人也歸荑以備韲俎供豆實

此詩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故述古者賢君賢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有容事其君子逡巡待唱於後宮幽閒之地蓋靜之至也愛而不見則搔首踟躕猶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蓋思之切也橫渠謂後宮西北乃城隅必有所據當攷二章言賢妃貽以彤管女史之瀍蓋彤管之光華與其容色之美皆可說懌則所說者不專以其色也三章之義難通橫渠之說差近大過九二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荑欸則所謂荑者凡艸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田官獻新物於君所歸之荑信芳美而且異於常乃用之以答彤管之贈蓋所以贈之者非其女色之爲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於遥反之國人惡烏路反之而作是詩也伋宣公之世子○孔氏曰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於河上爲新臺待其至

新臺有泚七禮反河水瀰瀰莫尔反燕婉之求籧音渠篨音除不鮮斯踐反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尚書注曰土高曰臺○

毛氏曰泚鮮明貌長樂劉氏曰泚者水中臺影鮮明之貌○孔氏曰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

毛氏曰瀰瀰盛貌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

孔氏曰鮮王肅曰少也朱氏曰言其不知醜之多也○曾氏曰籧篨戚施皆惡疾之不能爲人者也宣公之行非復人理尚可謂之人歟燕婉是求而得此匪人深惡之之辭也鄭氏曰伋之妻來嫁於衛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籧篨謂宣公也○說文燕婉作暥婉

新臺有洒七罪反河水浼浼每罪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毛氏曰洒高峻也長樂劉氏曰洒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殄絕也蘇氏曰猶言病而不死者也○釋文曰洒韓詩作漼浼浼韓詩作浘浘音尾云盛貌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氏曰言所得非所求也鄭氏曰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戚施不能仰者

籧篨戚施蓋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籧篨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

非於此取義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于僞反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芳劒反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毛氏曰宣公爲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孔氏曰汎汎然見其影之去朱氏曰景影字通景古字也○

鄭氏曰願念也○毛氏曰養養然憂不知所定

蘇氏曰白衛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欲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毛氏曰逝往也○王氏曰死非其所不得爲無瑕陷父於不義不得爲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故詩人怨之曰不瑕有害唯其能不瑕有害也是以怨之云爾史記衛世家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　四明陸釴校刻

鄘音庸

說已見邶

柏舟芺音恭姜自誓也衛世子芺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鄭氏曰芺姜婦人從夫謚○呂氏曰敍言父母詩獨云母盖止是母意敍并言之文勢當爾如將仲子云父母之言時鄭莊公亦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

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芺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音紙不諒人只

毛氏曰興也中河河中髧兩髦之貌髦者髮垂

眉子事父母之飾鄭氏曰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孔氏曰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言兩者以象幼時鬌則知鬌以挾匈故兩毛也父母既沒則去之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諸侯禮士既殯脫髦纚色蠏反緌汝誰反鬌音朶儀匹也呂氏曰儀以夫爲法也猶夫曰皇辟辟亦法也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森他心諒信也○鄭氏曰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兩髦之人謂共伯也朱氏曰以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兩髦言之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朱氏曰告其母而質之於天曰何其不信我也敍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范氏曰女子以母爲親故稱母而不稱父○釋文曰髦

韓詩作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特匹也朱氏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爲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慝邪也

王氏曰以再嫁爲慝則其絕之甚矣○釋文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或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美自殺按或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或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予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焉於或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

其伯自殺則是時其伯既脫髦矣詩安得猶
謂之髧彼兩髦兮是其伯未嘗有見弒之事
或公未嘗有篡弒之惡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徐資反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兮君母
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鄭氏曰宣公卒惠公幼其
庶子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
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古候反之言不可道也所
可道也言之醜也

毛氏曰茨蒺藜也欲掃去之反傷牆也○前漢
梁王其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
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
應說近之○鄭氏曰中冓之言謂頑與夫人淫
昏之語○宋氏曰掃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必
不得已而道之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而詳之
則不可復讀詩人之意本不欲道疾之而不能
不道既道而復以為恥又悔而相戒也

中冓當從應劭顏師古說蓋閫內隱奧之處
也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
言之辱也

毛氏曰襄除也○朱氏曰詳詳言之也不欲言
故託以辱○釋文詳韓詩作揚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
言之辱也

毛氏曰束而去之○朱氏曰讀誦言也○楊氏
曰公子頑通兮君母閨中之言亟不可讀其汙

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謂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鄭氏曰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委委於危反佗佗待河反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朱氏曰君子其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婦人夫死稱未亡人言待死也今宣姜夫死而淫是失偕老之義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毛氏曰副者后夫人之笄飾編蒲典反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編列他髮爲之假佗紒形加於首上追師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填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六珈必飾之有六但不可知紒音計追丁回反紞丁敢反○朱氏曰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孔氏曰宣姜行步有儀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朱氏曰如山言其安重也如河言其弘廣也○龜氏曰象服者謂褕音遙翟音狄關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孔氏曰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服飾如是而爲不善當如

之何○釋文佗佗他他

音此今玼兮玼也鬢眞忍反髮如雲不屑
鬇節反鬌徒帝反也揚且七也反之晳星歷反也胡歹而天也

玼鮮盛貌翟褕翟闕翟也孔氏曰翟雉
名也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
畫之以爲飾不用眞羽髢爲髮也釋文曰服虔
云髮美爲髢如雲言美盛也屑潔也○

氏曰
髲髮也不潔者不用髮爲善孔氏曰說文云髮
益髮也言婦人髮少髮他人髮益之不潔髲旨
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爲髮而自潔美○

瑱塞耳垂也揥所以搔髮也孔氏曰以象骨爲
笄因以爲飾名之揥揚且七反○

氏曰

助也○

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倒鬼神也

氏曰
暫白皙○

氏曰
胡狄而天也
瑳七我反今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是
反絺勅里反紲息列反袢符袁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
顏也展如字人今所以媛于眷反也
說文曰瑳玉色鮮白○

禮有展衣者以
丹穀戶木反爲衣蒙覆也絺之美者爲縐是當
暑祥延之服也鄭氏曰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
白縐絺之盛暑展衣夏則重衣縐絺以禮
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孔氏曰紲本爇熱
之服也祥延是熱之氣也○王氏曰暑服則加
紲絺焉所以自敏飭也音如絆繫之絆說文同
清視青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誠也美女
爲媛說文曰顏眉目之間也

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汝蓋自省容服尊嚴胡然如天兮胡然如帝乎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亂益婉而意益深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杜位相切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張氏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墮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

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敍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

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
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敎坊各有司局初不相
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
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
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
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猶止於禮
義大敍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
變之始也僭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厖雜自
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纍大於此矣唐
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
非之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
子之問廼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
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
藝乎

爰采唐矣沬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
我乎桑中要於遥反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爰於也唐蒙菜名孔氏曰釋艸云唐蒙
女蘿女蘿兔絲沬衛邑蘇氏曰書曰明大命于
沬邦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蘇氏曰姜弋庸
皆著姓也○毛氏曰言世族在位皆有是惡行
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張樂劉氏曰
采唐采麥采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
名而託之以采唐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
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弋姓也朱氏曰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
爰采葑乎容反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鄭氏曰】葑蔓菁○【毛氏曰】庸姓也

桒中三章章七句

鶉音純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興焉胡氏春秋傳曰楊氏曰此載衛爲夷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曆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以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鄭氏曰】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釋文曰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毛氏曰】良善也兄謂君之兄孔氏曰惡頑之辭○左氏傳奔奔作賁賁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毛氏曰】君國小君孔氏曰夫人亦得曰君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丁佞反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音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音悅之國家殷富焉朱氏曰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敗死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宣姜子申以廬

於漕是爲戴公是年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
於是齊桓公城楚丘而遷衛焉○孔氏曰鄭志答
弼逸問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衛本河
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
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云楚丘
濟陰成武縣西南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
側巾反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毛氏曰定營室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孫炎曰
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也○
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
謂之營室謂小雪時○晁樂劉氏曰建亥之月
定星方中北與極星相直景之可以正地勢楚
宮楚丘之宮揆度也揆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

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
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
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
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
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
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
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
出而晝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
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
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
星謂北辰也傳言南視定不然匠人不言以定
星參之經傳未有定星正南北者室猶宮也○
釋文曰榛木叢生也似梓實如小栗○毛氏曰
椅梓屬陸璣艸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陸氏

【呼本疏】曰楸音秋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鼂氏】曰其柢大可伐以爲琴瑟言豫備也○【范氏】曰椅桐可以伐琴瑟則榛栗之爲女贄朱氏曰榛栗可以備籩實梓漆之供器用可知是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爰於也他日於此伐琴瑟

升彼虛起居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欲允臧

【王氏】曰虛者若左氏所謂有莘之虛是也朱氏曰虛故城也○【毛氏】曰楚丘有堂邑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鼂氏】曰登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朱氏曰堂楚丘之旁邑也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

【朱氏】曰既得其處於是下而觀焉則又多桑[illegible]宜蠶○【王氏】曰卜言吉於是遂建城市而營[illegible]室也終欲允臧者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屈樂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遑寧曰終欲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

升彼虛矣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察其土宜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音來牝三千

【鼂氏】曰靈善也李氏曰言好雨也○【毛氏】曰零落也倌人主駕者○【蘇氏】曰見星而駕○釋文曰說舍也○【鄭氏】曰塞充實也淵深也張氏曰淵虛明如淵也○朱氏曰塞則多不明塞淵則塞而明猶曰誠明云尒是人也亦小充此道矣

毛氏曰馬七尺曰騋騋馬與牝馬也○鄭氏曰文公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桑田務農急也○朱氏曰詩人因言非獨此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其所畜之騋牝亦三千矣○蘇氏曰富彊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王氏曰言國君之富者宜以馬也朱氏日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程氏曰一章言建國之事後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爲皆如是也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敍其勤勞以致殷富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丁計反蝀都動反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

辰稚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

毛氏曰蝃蝀虹也○程氏曰蝃蝀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女子之奔猶蝃蝀之東人所醜也○鄭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爾雅蝃佗螮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反泉水竹竿辭同而意不同此詩蓋國人厭淫奔者言女子

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有所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隮于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程氏曰朝隮于西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九曰隮鄭氏注曰隮虹也詩曰朝隮于西○毛氏曰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崇朝○范氏曰朝隮于西陽感陰也陽感陰則是陽爲倡而陰從之也故崇朝其雨此陰陽之相應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亦猶是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氏曰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程氏曰人雖有欲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爲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王氏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今也從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息亮反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毛氏曰相視也○鄭氏曰儀威儀也○陳氏曰鼠卑汙可惡之物猶有皮齒體以全其形今汝在位反無禮儀而不如鼠韓愈聯句云禮鼠拱

而立○山陰陸氏曰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朱氏曰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爲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程氏曰止容止季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市專反死

毛氏曰體肢體也遄速也

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厥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音毛美好呼報反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王氏曰以素絲組馬以好賢者臣子之好善也人君之好善則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祿美人位焉柏舟之仁人見慍於羣小以至於覬閔受侮者以頃公故也欲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孑孑居蔑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朱氏曰孑孑特出之貌○孔氏曰干之晉有旄有羽旄者牛尾也羽夏翟之羽也李氏曰干與竹竿字通用家語曰干旄之忠○周禮注曰徐州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涂鳥羽用之謂之夏采○程氏曰注旄干晉九旗皆欲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

旗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是也云旄云旟云旌
皆通言尒謂卿大夫建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
賢者其下有旒縿朱氏曰縿旗之體也旒縿之
垂也旄旟旌建之車後○驂所銜反旒力周反
毛氏曰浚衛邑○爾雅曰邑外謂之郊○毛氏
曰紕所以織組也○王氏曰素絲爲組所以帶
馬良馬所以好賢者也程氏曰素絲束帛也
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紕疎布之狀組密鎰
之狀祝疑爲笠厚積之意○朱氏曰此設爲賢
者之言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干旄欲有所咨問
於我我將何以畀之乎言不知所以副其意者
彼妹者子言其德之美指衛之臣子
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
妹者子何以予之

毛氏曰鳥隼曰旟孔氏曰周禮州里建旟大司
馬又曰百官載旟旟亦有旌二章互文也言旄
則有旒縿言旟則亦有旄矣下邑曰都朱氏曰
都居民所聚也○王氏曰紕之以爲組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妹者
子何以告之
毛氏曰析星歷反羽爲旌孔氏曰尒雅云注旄
首曰旌則干旄干旌一也既設旒縿有旃旟之
稱未設旒縿空有析羽謂之旌城都城也朱氏
曰浚都之城也祝織也王氏曰組成而祝之故
初言紕中言組終言祝祝斷也○程氏曰馬四
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郊都城
好賢益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益遠遯也
朱氏曰五之六之者取協韻而極言其盛凡詩

之言類此者多矣○左氏傳曰干旄何以告之
取其忠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
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
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音彥
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鄭氏曰滅者懿公死
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戴公與
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朱氏曰
露未有宮室而廬居也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
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朱氏
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訓載馳於
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
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者可
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吾至于漕大夫跋
蒲未反涉我心則憂
毛氏曰載辭也吊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朱氏曰
悠悠遠而未欲之貌漕衛東邑艸行曰跋水行
曰涉釋文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范
氏曰載馳載驅急也吾至于漕思之也○朱氏
曰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
自歸唁其兄弟而託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
也○釋文驅作駈曰字亦作驅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鄭氏曰嘉善也爾許人也臧善也
許人既不以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

矣爲許人者蓋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患不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閟謂曉欬易見初不閟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悲位反

朱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毛氏曰閟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音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直吏反且狂

毛氏曰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陸璣疏曰蝱今藥艸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緇其子在根下如芋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王氏曰采蝱所以療鬱結之疾○賈氏曰善懷猶善思也鄭箋善猶多也意已如此朱氏曰漢書岸善崩女子之於懷思甚於男子○毛氏曰行道也

○朱氏曰將欲升高望遠以舒憂想之情言采其蝱以療鬱結之疾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欬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爲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衆稚且狂非眞指許人以爲穉狂蓋言我憂患如此之迫切彼方且尤我之歸意者衆人其幼穉丐其狂惑丐不欬何其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一至於是也

我行其野芃芃蒲紅反其麥控苦貢反于大鄙誰因誰極大夫君子霖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毛氏曰願行衛之野麥芃芃欬方盛瓜○朱氏曰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毛氏

曰極至也○朱氏曰言我將行其野涉芃芃之麥而控告于大鄗然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雖大夫君子爲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王氏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唁之辭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蘇氏曰載馳五章或言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以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鄗非今日四章故也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

衛

說已見邶

淇奧於六反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孔氏曰武公和釐侯子○朱氏曰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庶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又作賓之初筵抑戒之詩以自警其能聽規諫以禮自防可知矣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於宜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瑳七河反如琢如磨瑟兮僩遐板反兮赫兮咺況勉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況云反兮

毛氏曰興也奧隈也庶樂劉氏曰奧謂水涯學

曲之地○【呂氏】淇水之旁至今多美竹
他所弗迨也晉左思三都賦敍云見綠竹猗猗
則知衛地淇奧之產○朱氏曰漢書所謂淇園
之竹是也○【毛氏】猗猗美盛貌程氏曰猗猗
言竹之態匪文章貌王氏曰攷功記曰且其匪
色必似鳴矣匪者有文章之謂也治骨曰切象
曰瑳玉曰琢石曰磨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
明德赫赫欸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大
學曰如切如瑳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
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
也○【程氏】赫兮咺兮盛德輝著于外也首章
言其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欸○釋文曰韓
詩竹作薄徒沃反云篇筑也石經同毛氏曰綠

玉芻也竹萹竹也咺韓詩作宣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子丁反有匪君子充耳琇瑩
音營會古外反弁皮變反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
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毛氏】青青茂盛貌程氏曰青青言其色充耳
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
弁孔氏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諸侯
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會縫
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
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是也成公諸侯則玉用
三采而璂飾七○【鄭氏】會謂弁之縫中飾之
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程氏】二章言其
威儀之美服飾之盛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簀責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

坐如璧寬兮綽兮猗於綺反重直恭反較古岳反
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程氏曰如簀言其盛密比如簀○毛氏曰金錫
鍊而精坐璧性有質程氏曰言其成質之美如
金錫坐璧欲○爾雅曰寬綽也郭璞云謂寬裕
也○程氏曰寬弘裕也綽開豁也○毛氏曰重
較卿士之車孔氏曰周禮輿人注云較兩輢上
出式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但周禮無
重較單較之文○呂和叔曰古者車箱廣四尺
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
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
去車牀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
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程氏曰
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防節不至於過是
不爲虐也毛氏曰寬緩弘大則雖戲謔不爲虐
矣○鄭氏曰君子之德有弛有弛故不常矜莊
而時戲謔

淇奧三章章九句

攷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
處孔氏曰莊公楊或公子
孔叢子孔子曰於攷槃見遯世之士而寐問於
世○程氏曰攷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
之已安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爲雖然如此退處
至於其心寤寐間不忘君弧氏曰此詩意怨而
言樂言是終山澗不出之意
攷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況元反
毛氏曰攷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鄭氏曰碩
大也寤覺永厎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

程氏曰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楊氏曰矢如皐陶矢厥謨之矢自陳不能忘其君○釋文曰澗韓詩佗干云墝埆之處也

攷槃在阿碩人之薖苦禾反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古禾反

毛氏曰曲陵曰阿薖寬大貌○楊氏曰自陳不得過君朝○蘇氏曰阿韓詩佗干章句曰地下而黃曰干

攷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爾雅曰高平曰陸○蘇氏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楊氏曰自陳不得告君以善

攷槃在澗碩人之寬非所謂山澤之儒形容甚癯者也軸之義未詳以上兩章觀之蘇氏說差近但未見訓詁所出耳

攷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棄子國人閔而憂之

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答而君不親

碩人其頎其機反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氏曰頎底貌○鄭氏曰褧禪也衣錦尚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大著說文曰褧蔡也蔡枲屬○朱氏曰褧儀禮作景禮記作絅○毛氏曰東宮齊太子也孔氏曰左氏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

妹之夫曰私○蘇氏曰邢周公之後也譚近齊
○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
公詩云覃公維私覃子也○王氏曰言族類之
賚
手如柔荑徒奚反膚如凝脂領如蝤似修反蠐音
齊齒如瓠戶故反犀螓音秦首蛾我波反眉巧笑
倩七薦反兮美目盼匹莧反兮
毛氏曰如荑之新生如脂之凝朱氏曰茅之始
生曰荑脂之凝者曰膏領頸也蝤蠐蝎蟲也孔
氏曰蝤蠐在木中白而瓜故以比頸瓠犀瓠瓣
朱氏曰瓠犀瓠中之子也言其方正潔白而比
次整齊也螓首廣額而方鄭氏曰螓謂蜻蜻也
○孔氏曰蜻蜻如蟬而小有文此蟲額廣而且
方○朱氏曰蛾蠶蛾也其眉細而瓜○毛氏曰

倩好口輔孔氏曰服虔云輔上頷車也是牙外
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盼白黑分朱氏曰白黑
分明○王氏曰言容色之美○論語子夏問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注上二句在
衛風碩人之二章下一句逸
碩人敖敖五刀反說始銳反干農郊四牡有驕起
橋反朱幩符云反鑣鑣表驕反翟茀音弗以朝直
遙反大夫夙退寐使君勞
毛氏曰敖敖瓜貌○孔氏曰說舍也○毛氏曰
農郊近郊○朱氏曰四牡車之四馬○毛氏曰
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
釋文曰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
孔氏曰此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鑣
鑣盛貌孔氏曰四牝之馬鑣鑣而盛清人云駟

介慶慶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孔氏
曰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
謂之茀因以翟羽爲之飾蓋厭翟也汲其羽使
相厭也○朱氏曰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
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爲莊
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棄使君
勞於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鄭氏曰以君
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王藻曰君日
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
然後適小寢釋服○釋文曰說本或佗稅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施罛音孤濊濊呼活
反鱣陟連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末反葦音加菼他
覽反揭揭居謁反庶姜孽孽魚竭反庶士有朅鬆
列反

孔氏曰河在齊西北流蕙氏曰齊地西至於河
衛居河之西則自齊適衛河界其中故曰北流
活活○毛氏曰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
濊濊施之水中說文曰濊凝流也○朱氏曰濊
濊罟入水聲也鱣鯉也鮪鮥音洛也孔氏曰郭
璞云鯉今赤鯉也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
下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瓜二三丈今江東呼
爲黃魚陸璣云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
似鐵兜鍪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鮥以今驗之
則鯉鮪鱣鮥皆異魚發發盛貌釋文曰魚着網
尾發發然葭蘆菼薍五患反也孔氏曰郭璞云
蘆葦也薍似葦而小陸璣云薍或謂之荻至秋
堅成則謂之萑以今驗之蘆薍別艸也揭揭疏
也○鄭氏曰庶姜謂姪娣○毛氏曰孽孽盛飾

○【蘇氏曰】庶士其媵臣也○【鄭氏曰】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義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釋文曰𠫾韓詩作轑孽韓詩作轗朅韓詩作桀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戶花反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音配耦故敍其事以風福鳳反焉美反正刺淫泆也孟樂劉氏曰夫婦者五品之本匹配雖自於人謀義理實根於天地順其道者足以安於其位逆其理者無以保於其生蓋肇有人倫以來未聞違理犯義終其身而弗悔者宣公不道自班於禽犢不足紀也風化流於其民陷之於不義而顛沉其生亦可傷哉故氓之詩不罪於其民而曰刺時者知風之自於其君也

【陳氏曰】詩人蓋有所指而云備一人之始末以爲戒也

美反正刺淫泆此兩語煩贅見棄而悔乃人情之常何美之有

氓之蚩蚩天之反抱布貿莫豆反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爲期

【毛氏曰】氓民也○【朱氏曰】蚩蚩無知之貌○【毛氏曰】布幣也鄭氏曰幣者所以貿買物也○【鄭氏曰】季春始蚕孟夏賣絲匪非即就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毛氏曰】丘一成爲頓丘○【鄭氏曰】良善也將請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言民誘己己乃送之涉淇水至

此頓丘定室家之謀非我心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民欲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朱氏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爲誰何也既與之謀則尔汝之矣此言之多第

氓假貿絲而來即我謀本謀挈是女而歸也及氓之歸是女乃遲遲未行送之於野謂之曰匪我愆期也子無良媒以往來道達故我行計未成耳

乘彼垝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遷

毛氏曰垝毀也○陳氏曰復關氓之所在也○李氏曰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未見也其憂

如此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言其既見也其喜如此○毛氏曰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illegible]曰謂龜兆筮卦也二者皆有繇辭左傳曰其繇曰一蘉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賄財遷徙也○歐陽氏曰子初來即我謀我既許子而爾乃決以卜筮然是我從子而往爾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都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朱氏曰沃若潤澤貌○歐陽氏曰桑之沃若諭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殞又諭男意易得衰落朱氏曰桑之沃若以比始者容色美盛情好歡洽之時也桑之黃落以比色衰而愛弛也○

毛氏曰鳩鶻音骨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鄭氏曰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棄外事惟以貞信爲節○朱氏曰士之耽猶可說而女之耽不可說者婦人深自媿悔之辭主言婦人惟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棄可觀爾非眞以士之耽爲可說而恕之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傷漸子廉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下孟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毛氏曰隕墮也○孔氏曰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毛氏曰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鄭氏曰帷裳蓋容也○孔氏曰蓋容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以爲容飾爽差也○朱氏曰淇水漸其車之帷裳言見弃而歸也又未嘗差其所守而士者自貳其行蓋由其心無所至極而二三其德故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許意反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朱氏曰靡不也夙早也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爲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勞爲勞早起夜臥棄有一朝不然者與爾始相與謀約之言既已遂矣而爾遽以暴戾加已○鄭氏曰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笑我○朱氏曰然亦何所歸咎哉但靜而思之躬自痛悼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爲兄弟所齒故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音畔總

角之宴言笑晏晏倍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朱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泮坡也鄭氏曰泮讀爲畔畔崖也總角結髮也孔氏曰婦人未笄直結其髮聚之爲兩角晏晏和柔也○孔氏曰旦旦猶怛怛鄭氏曰言其懇惻款誠○蘇氏曰始也將與女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隰猶有畔何女心之不可知也○朱氏曰我總角之時與時宴樂言笑成此倍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說文旦旦佗悬悬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范氏曰夫婦之際猶君臣之交或遇或不遇命也進不見答退不得歸則如之何以禮自止而已衛之賢女唯安於義命是以雖憂而不困也

籊籊他歷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毛氏曰籊籊長而殺也○歐陽氏曰衛女之思歸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欲執竿以釣于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朱氏曰我豈不思衛兮遠而不可至爾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于萬反兄弟父母

泉源解見泉水○李氏曰言舊時游泳二水之間其樂如此今也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

乃可反

毛氏曰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歐陽氏曰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閒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

淇水滺滺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滺滺流貌檜栢葉松身楫所以櫂直教反舟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橈音饒○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行舟疾也○歐陽氏曰淇水滺滺然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朱氏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與泉水之卒章同意○釋文滺滺作浟浟曰本亦作滺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音丸蘭刺惠公也驕而釋禮大夫刺之杜預云惠公即位時季十五六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反兮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芄蘭柔弱孔氏曰芄蘭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此艸支葉柔弱○朱氏曰支枝同沈括云支莢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觿狀○毛氏曰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孔氏曰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可以解結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朱氏曰雖則佩觿然釋成人之德但能傲然不我知而已言驕而釋禮餘釋所能也容兮遂兮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鄭氏曰容容刀也○孔氏曰大東云鞙鞙佩璲璲佩玉也○毛氏曰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董氏曰支石經作枝說文同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宋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韘之狀○毛氏曰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孔氏曰玦決也挾矢時著右手巨指以鉤弦用象骨爲之甲狎也○廣漢張氏曰獨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而其驕慢舞所知之氣象蓋莫掩矣○釋文曰甲韓詩作狎

能不我甲言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

張氏曰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

○張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如此者蓋以先王之化所及也

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倍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卒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誰謂河廣一葦韋鬼反杭戶郎反之誰謂宋遠跂丘豉反予望之

毛氏曰杭度也○魏氏曰誰謂河水廣與音餘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爲其廣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爲其遠孔氏曰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宋今睢陽去衛甚遠苦宋近猶喻河狹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龜氏曰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孔氏曰釋名云二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而不傾者也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兮僞反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鄭氏曰衛宣公之詩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朱氏曰先儒以此詩疑此時伯然無明文可攷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東征其詩皆敍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死下之志是以能成死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死地之和致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苦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己是以詩美之則苦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室家之怨思以爲人情不出兮此也

爲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伯兮朅丘列反兮羆之桀兮伯也執殳市朱反爲
于僞反王前驅
【龜氏曰】伯君子字也○【毛氏曰】朅武貌○【龜氏
曰】桀英桀○【毛氏曰】殳厎丈二而棄刃○【朱氏
曰】婦人自苦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乃執殳
而爲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爲容
【朱氏曰】蓬艸也首如飛蓬髮亂也○【毛氏曰】婦
人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朱氏曰傳云女爲說
己容
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氏傳遺之潘沐
杜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睿遣展喜以膏
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苦思伯甘心首疾

【朱氏曰】其者冀其將然之辭○【龜氏曰】人苦其
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苦伯且來伯且
來復不來願念也甘心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
不能絕也○【朱氏曰】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
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甘心於首疾也
焉於虔反得諼況袁反艸苦樹之背音佩願苦思
伯使我心悔音每又音恂
【毛氏曰】諼艸令人忘憂孔氏曰諼謂忘非艸名
背北堂也孔氏曰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
徹云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
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悔病也○【孔氏
曰】何處得一忘憂之艸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
觀之以忘憂○【朱氏曰】思得艸之美者玩以忘
憂然世豈有是哉則亦思之不已而心悔焉爾

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釋文曰
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藼云令人忘憂也○藼氏
曰韓詩作焉得萱艸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音配耦焉古
者國有凶荒則殺所戒反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
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孔氏曰大司徒曰以荒政
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云不備禮而娶婚者
多也○孟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
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
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
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昏嫁之時也故有荒政
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爲生而又以育人民
也詩不云兮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

之心其能迨此哉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綏綏獨行求匹之貌○
毛氏曰石絕水曰梁○范氏曰狐獨行於水之
梁失其所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
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
室家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毛氏曰厲深可厲之旁王氏曰岸近危曰厲帶
所以申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李氏曰無服苦其衣服之不備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

桓公救而封之遺唯季反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衛立戴公以廬于漕濟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奠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爲好吟報反也

毛氏曰木瓜楙木也孔氏曰郭璞云實如小瓜酡可食○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音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瓊玉之美者說文曰瓊赤玉也琚佩玉名○李氏曰吾人遺我以微物必有以厚報之況齊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如何○朱氏曰投我以木瓜而報之以瓊琚報之厚矣而猶曰非敢以爲報姑欲盡以爲好而不忘爾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寐物可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寐窮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遙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氏曰瓊瑤美石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氏曰瓊玖玉石孔氏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琚瑤玖三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

○釋文曰玖字書云玉爨色○【孔氏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腶苞橘柚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一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七

王

【孔氏疏】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鹵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鹵都朱氏曰成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路均故也自是豐鎬爲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大戎攻宗周殺幽王亏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亏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

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孔氏曰尊之猶稱王在風則卑矣已比列國當吾周而吾王則尊之○蘇氏曰自平王東迁而變風遂作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蒲皇反徨音皇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彼彼宗廟宮室鄭氏曰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說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穜故謂之黍孔氏曰黍可爲酒○【[illegible]】【爾雅曰】離離垂也○【爾雅曰】粢稷也孔氏曰粢者稷也曲禮曰稷曰明粢是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止是一物也而本艸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共疑焉說文曰稷百穀之長沈括曰稷乃今之穄也穄子例反○【孔氏曰】黍苦離離稷苦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毛氏曰】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孔氏曰】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illegible]】【[illegible]】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毛氏曰】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苦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

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李氏曰周大夫吟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自黍離離見稷之實○元城劉氏曰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心微變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此常人之情也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故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張氏曰黍離之詩言苗言穗言實作文者須是如此不可都謂之苗○孔氏曰噎者咽喉閉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乃旦反以風福鳳反焉孔氏曰平王宜臼幽王子

攷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音西于塒音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毛氏曰鑿墻而棲曰塒孔氏曰寒鄉鑿墻爲雞
佗棲○朱氏曰君子之行役不知其還反之期
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羊
牛則下來矣○鄭氏曰苦畜產出入尚有期節
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朱氏曰雖欲使我之
不思不可得也釋文塒佗時曰本亦佗塒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雞棲于桀
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活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毛氏曰佸會也雞棲于杙羊職反爲桀括至也
鄭氏曰苟且也○朱氏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
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
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
于萬反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
且于徐反
程氏曰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
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董氏曰莊子
曰以陽爲充孔揚則陽陽者氣充於內容貌不
枯也○毛氏曰簧笙也孔氏曰簧者笙管之中
金薄鏁也○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
以簧表笙○鄭氏曰由從也招我欲使我從之
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
毛氏曰國君有房中之樂孔氏曰路寢房中也
譜云路寢之常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
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朱氏曰只且語
助聲○蘇氏曰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賚者不可

居也雖有賚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也

君子陶陶音遙左執翿徒刀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毛氏曰陶陶和樂貌○孔氏曰翿舞者所持纛徒報反也○龜氏曰敖者樊舞之位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亏母家周人怨思焉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母家爾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而使畿甸之民遠爲諸侯戍守周人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況幽王之禍申侯貢爲之則平王所與不共戴天讐也乃不能討而反戍焉愛母忘父其悖理也亦甚矣民之怨也豈不亦以此歟○晁樂劉氏曰六鄉六遂之兵所以制方伯之失職非以禦夷狄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張氏詩曰揚水悠揚緩不流不流蒲楚弱堪憂談詩若作奔濡解王鄭諸篇未易求○歐陽氏曰揚之水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彼其之子周

人謂它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鄭氏曰】平王母家申國姜姓在陳鄭之南杜預曰今南陽宛縣是也迫於强楚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朱氏曰】思之哉思之哉何月而得遄歸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楚木也甫諸姜也朱氏曰書呂刑禮記作甫刑○孔氏曰呂侯後爲甫侯○【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俗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蒲艸也鄭氏蒲蒲柳○釋文孫毓云蒲艸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盛今則[illegible]音未詳其異百許諸姜也國語曰申呂[illegible]齊許猶在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吐雷反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季饑居疑反饉音覲室家相棄爾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季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服功故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爲政蓋民散將棄以爲國矣

中谷有蓷暵吟但反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離嘅

口愛反其嘆土丹反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毛氏曰興也蓷鵻音隹也孔氏曰釋艸云萑蓷郭璞云今茺蔚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菴藺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茺音充蔚音尉

孔氏曰暵燥也○毛氏曰仳別也○程氏曰蓷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暵則乾矣興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季則虽相棄也○[illegible]

氏曰慨欸而嘆自傷遇君子之窮厄○曾氏曰凶季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欸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厚之虽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音嘯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陳氏曰脩嵒茂者也嵒茂者爲所暵○毛氏曰條條欸歗也○程氏曰歗嵒吟也悲恨深於歎矣○[illegible]氏曰古之傷死者之辭曰如何不淑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雖今人語猶欸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强劣反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蘇氏曰及其甚也則雖生於濕者亦不免也○毛氏曰啜泣貌○蘇氏曰泣者窮之甚也○[illegible]氏曰啜韓詩作惙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苦事已虽此末如之何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孔氏曰桓王林平王孫諸

侯背音佩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音洛
其生焉朱氏曰按左傳鄭武公爲平王卿士王貳
于號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桓王卽位
將卒畀號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溼之麥又取成周
之禾五季王遂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
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
逢此百罹力支反尚寐無吪五戈反
毛氏曰爰爰緩意鳥網爲羅○鄭氏曰尚無幾
也○毛氏曰罹憂吪動也○朱氏曰爲此詩者
蓋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
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鄭氏曰
寐不欲動無所樂生之甚
孟子曰雉兔者往焉蓋未捕於野者多得雉

兔因以名之此詩亦因所見而爲比也兔之
大以比諸侯雉之小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
之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音孚我生之初尚寐造我生
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古孝反
毛氏曰罦覆車也孔氏曰下傳罿罬與此一也
釋罷云繴謂之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
孔氏曰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
捕鳥獸展轉相解也繴早覔反罥古縣反造爲
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昌鍾反我生之初尚無庸我
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毛氏曰罿罬弼劣反也釋文曰韓詩云施羅於
車上曰罿庸用也聰聞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力軌反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遒衰棄其九族焉釋文作刺桓王曰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靈恩集注本亦作桓王○鄭氏曰九族者據已上並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孔氏曰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一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毛氏曰興也緜緜猶不絕之貌○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朱氏曰葛藟其支蔓幽屬自有宗族之義○毛氏曰水厓曰滸○勃海胡氏曰周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云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邶風云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紱則葛也藟也必生於山谷丘野之地延蔓於艸木條枚之上不生於河滸水厓生不得其地則失物之性也○王氏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李氏曰王皖以他人爲父亦無顧我之意我九族也蘇氏曰王今棄九族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骨顧王哉

葛藟生非其地猶宗族失所依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毛氏曰涘厓也○鄭氏曰有識有也左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春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

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孔氏曰爾雅云夷上灑下濟郭璞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濟○毛氏曰昆兄也○李氏曰不與我相聞知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蘇氏曰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爲○李氏曰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孔氏曰皖以葛蕭艾爲喻因以月秋歲爲後也設文各從其韻也不由事大憂深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氏曰蕭所以共祭祀孔氏曰釋艸云蕭荻今人所謂荻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也○孔氏曰三秋設苦三春三夏其義亦同取其韻耳

彼采艾五蓋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

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爲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傳意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於文武成康之後歟蓋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

矣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毛氏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鵻也蘆之初生也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鄭氏曰毳衣衣繪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鵻○孔氏曰毳衣衣三章裳二章○王氏曰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加一等所謂上公九命其服以九爲節也其未出封則與侯伯同服矣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矣此詩所謂周大夫者卿也然則同服所謂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

大車啍啍他敦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毛氏曰】啍啍重遲之貌璊赬敕貞反也孔氏曰赬淺赤也說文云璊玉赤色故以璊爲赬毳衣繢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鵻其赤者如赬二章各舉其一爾○王氏曰如菼言其之色如璊言其裳之色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

【毛氏曰】穀生皦白也○【鄭氏曰】穴謂塚壙中也

【朱氏曰】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皎日約誓之辭也呂氏曰古之所謂合葬者同其兆而已非同坎而葬也蓋死有先後前喪已葬復啟之

以納後喪仁人有所不忍有禮者有所不取也此云同穴者亦同兆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莊王他桓王子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毛氏曰留氏子嗟字也李氏曰所謂彼留子嗟者亦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之他書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迹○韓氏曰施施舒行孟子曰施施從外來○陳氏曰施施自得之貌○朱氏曰子嗟隱居丘陵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爲生者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以從我朱氏曰將其來施施望之之辭

丘中有麻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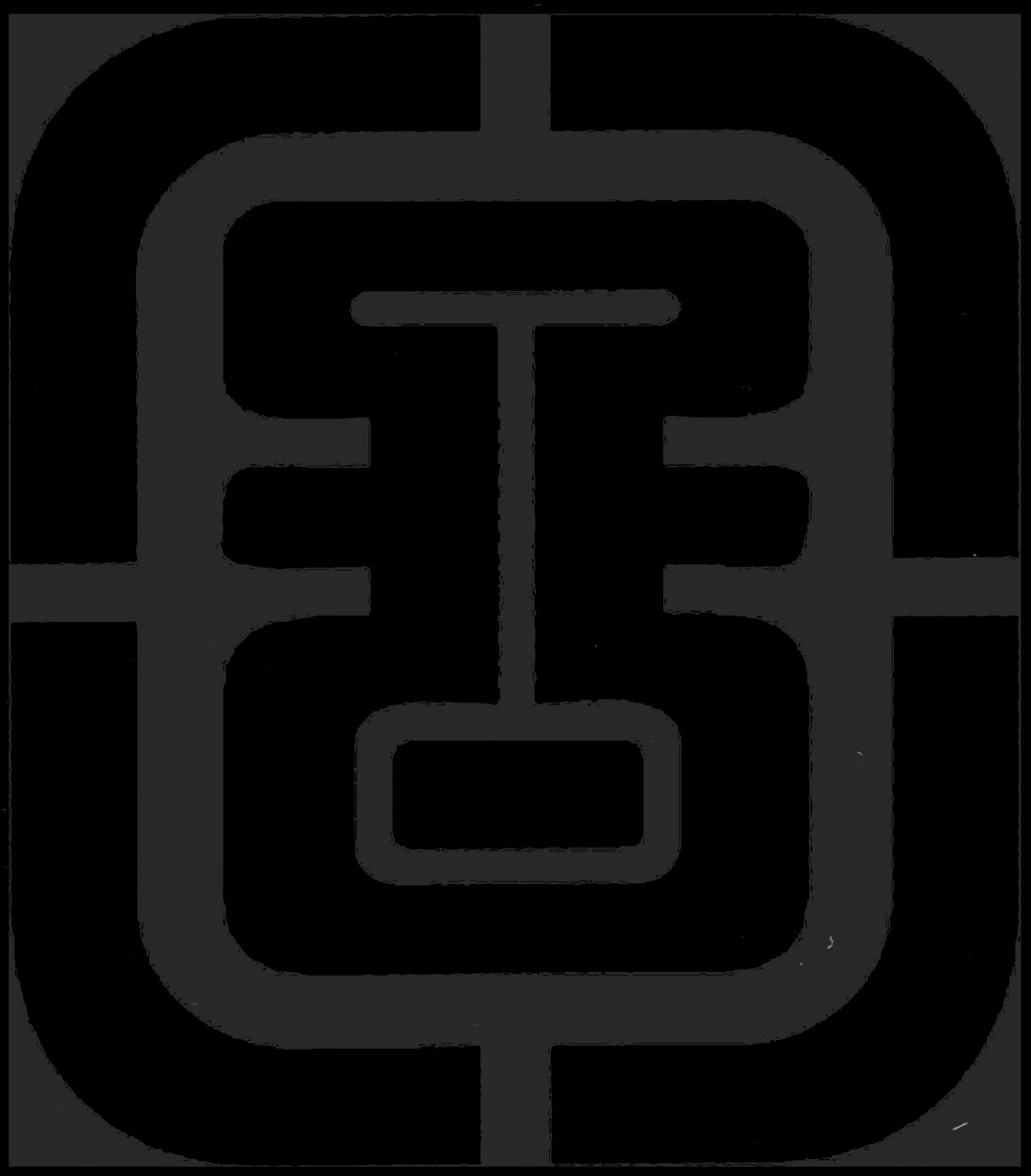
朱氏曰子國亦字也毛氏曰子國子嗟父○[illegible]

[illegible]曰庶幾肯來從我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毛氏曰玖石次玉者○朱氏曰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七